

繪圖

前漢通俗演義

起秦
唐駉署

第七冊

挑女即席彈琴



別嬌妻入都獻賦



原夫貧下堂致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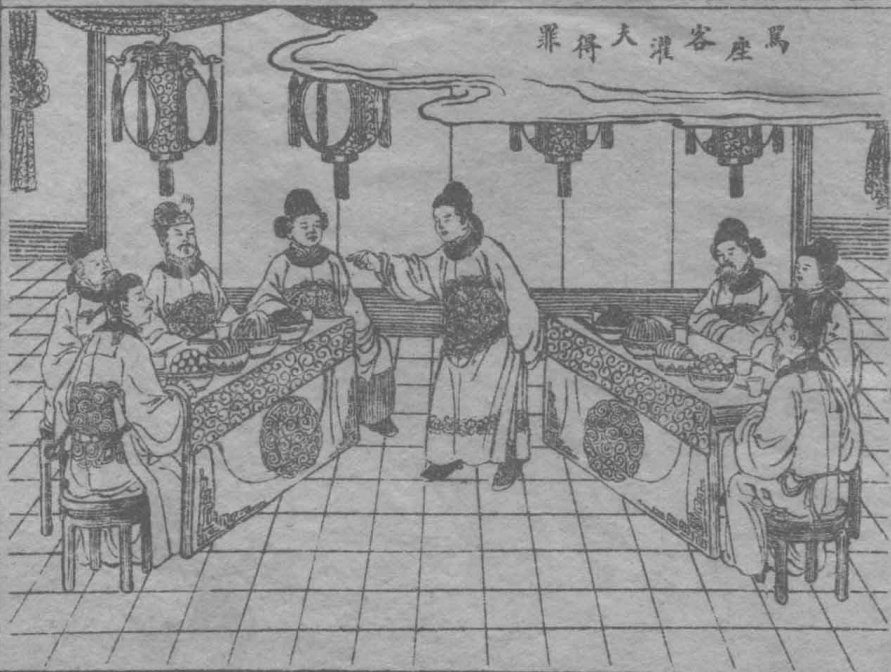
開敵出塞無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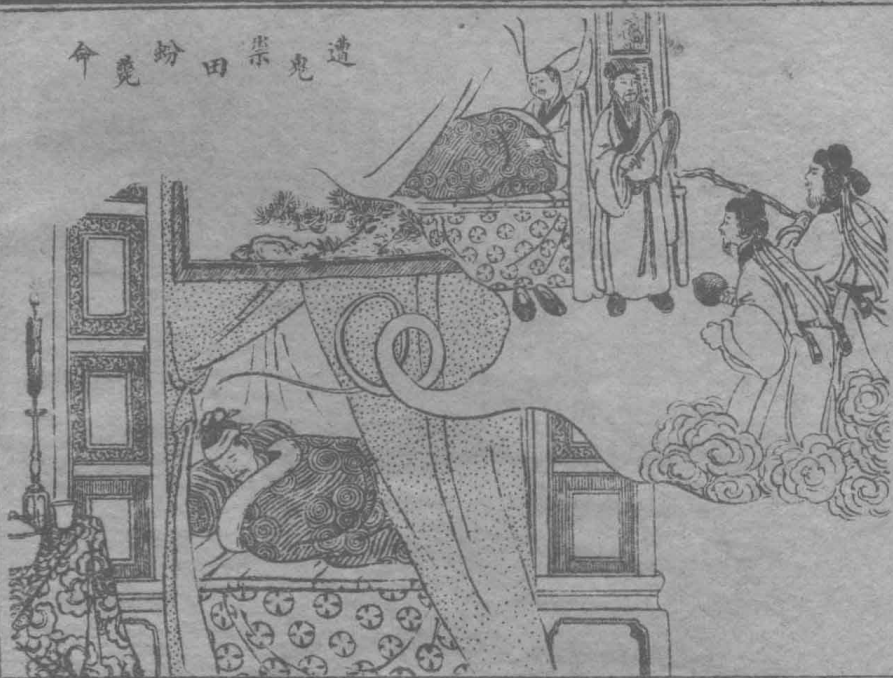
執國法王恢受誅



罵座客灌夫得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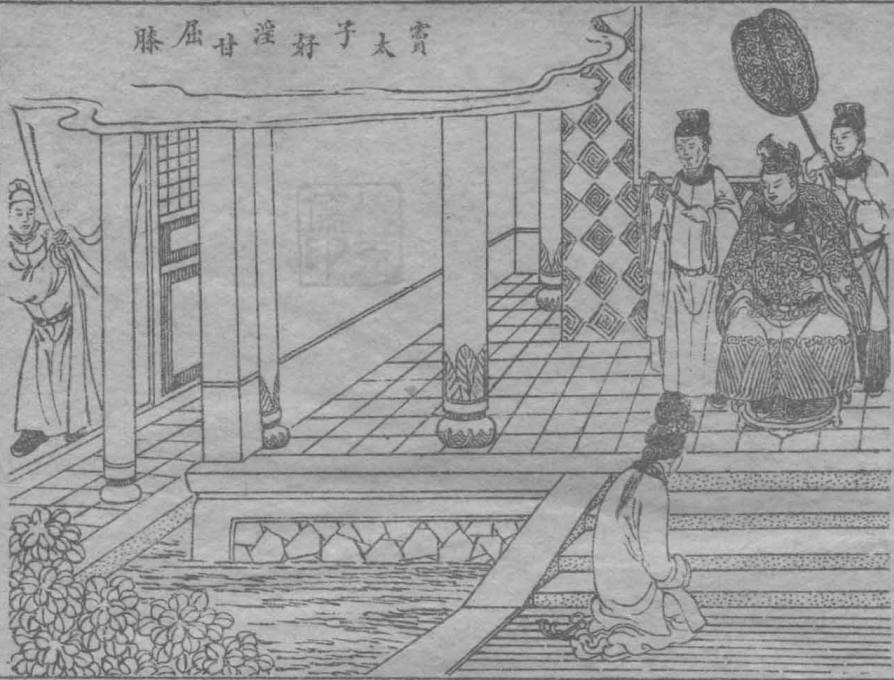
遭鬼祟田蚡命



撫夷人司馬揚鎮



賈太師好漢甘屈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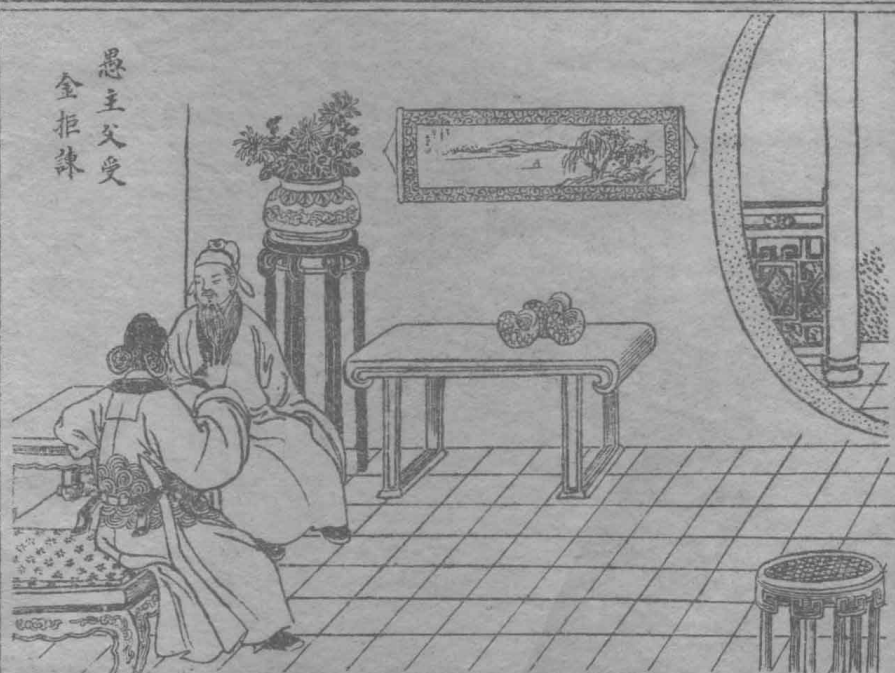
公孫弘變飾善承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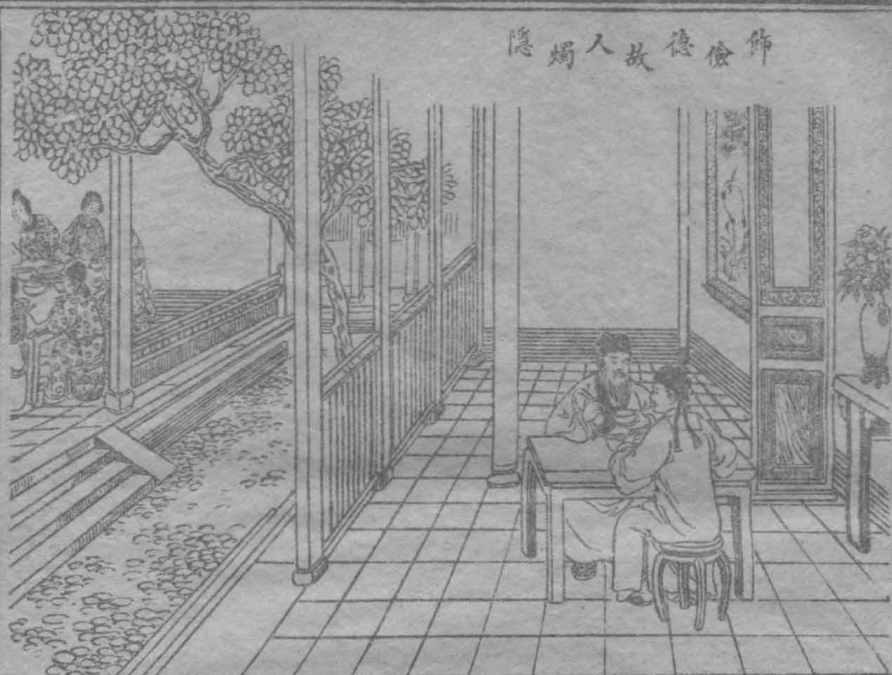
飛將軍射石奇



愚主父受
金拒諫



飾儉德故人燭隱



慶凱旋大將承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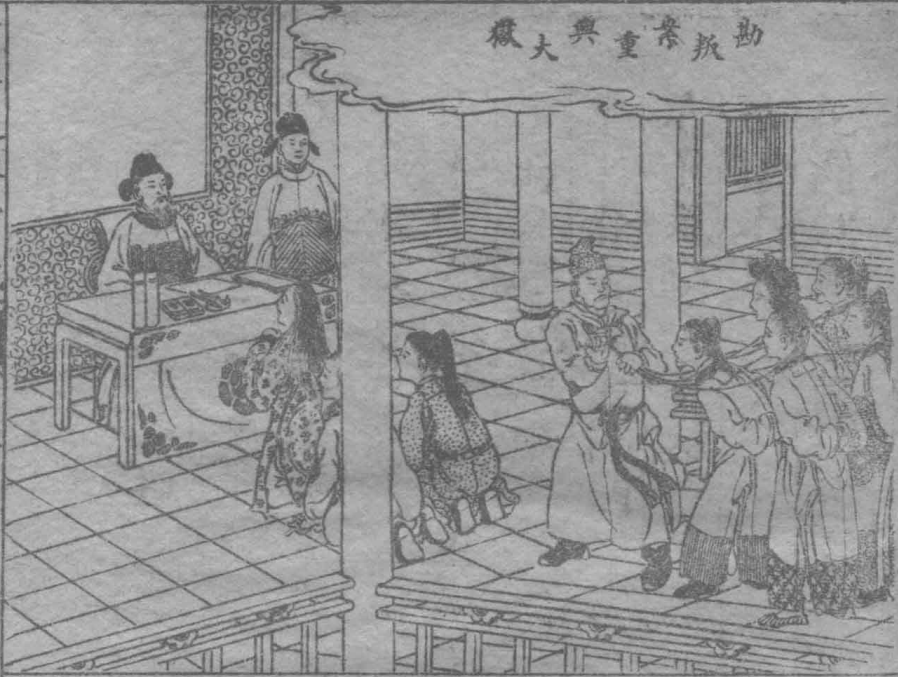
勇甥踵一起戰封侯



父子敗謀重討罪



勤 案 重 典 大 獄



立 戰 功 還 挈 同 胞



賢汲黯直諫救人



老聃失途刎首



前漢通俗演義卷七

第六十一回 挑菱女即席彈琴

別嬌妻入都獻賦

却說司馬相如字長卿。係蜀郡成都人氏。少時好讀書。學擊劍。為父母所鍾愛。呼為犬子。及年已成童。慕戰國時人蘭相如。趙人因名相如。是時蜀郡太守文翁吏治循良。大興

教化。遂選擇本郡士人。送京肄業。司馬相如亦得與選。至學成歸里。文翁使命相如為

教授。就市中設立官學。招集民間子弟。師事相如。入學讀書。遇有高足學生。輒使為郡

縣吏。或命為孝弟力田。蜀民本來野蠻。得着這位賢太守。興教勸學。風氣大開。嗣是學

校林立。化野為文。後來文翁在任病歿。百姓追懷功德。立祠致祭。連文翁平日的講臺

舊址。都隨時修葺。垂為紀念。至今遺址猶存。英謂猶史不可為惟文翁既歿。相如也不願長作

教師。遂往遊長安。入資為郎。嗣得遷官武騎常侍。相如雖少學技擊。究竟是注重文字。

不好武備。因此就任武職。反致用違所長。會值梁王武入朝。景帝從吏如鄒陽枚乘諸

人。皆工著作。見了相如。互相談論。引為同志。相如乃欲往投梁國。索性託病辭官。竟至

睢陽。梁都見前。干謁梁王。梁王却優禮相待。相如得與鄒枚諸人。琴書雅集。詩酒逍遙。暇時

撰成一篇子虛賦。傳播出去。譽重一時。既而梁王逝世。同人皆風流雲散。相如亦不得

安居。沒奈何歸至成都。家中祇有四壁。父母早已亡故。就使有幾個族人。也是無可倚

賴窮途落魄鬱鬱無聊。偶記及臨卬縣令王吉。係多年好友。且曾與自己有約。說是官
游不遂。可來過從等語。此時正當貧窮失業的時候。不能不前往相依。乃摒擋行李。徑
赴臨卬。王吉却不忘舊約。聞得相如到來。當即歡迎。並問及相如近狀。相如直言不諱。
吉代為扼腕歎息。眉頭一皺。計上心來。遂與相如附耳數語。相如自然樂從。當下用過
酒膳。遂將相如行裝。命左右搬至都亭。使他暫寓亭舍。每日必親自趨候。相如前尚出
見。後來却屢次擋駕。稱病不出。偏吉仍日日一至。未嘗少懈。附近民居。見縣令僕僕往
來。伺候都亭。不知是甚麼貴客。寓居亭舍。有勞縣令這般優待。遂日殷勤。一時閭閻全
邑。傳為異聞。臨卬向多富人。第一家要算卓王孫。次為程鄭。兩家僮僕。各不下數百人。
卓氏先世居趙。以冶鐵致富。戰國時便已著名。及趙為秦滅。國亡家滅。只剩得卓氏兩
夫婦。輾轉徙蜀。流寓臨卬。好在臨卬亦有鐵山。卓氏仍得採鐵鑄造。重興舊業。漢初推
鐵從寬。推鐵印
冶鐵稅卓氏坐取厚利。復成巨富。蓄養家僮八百。良田美宅。不可勝計。程鄭由

山東徙至。與卓氏操業相同。彼此統是富戶。並且同業。當然是情誼相投。聯為親友。一
日卓王孫與程鄭晤談。說及都亭中寓有貴客。應該設宴相邀。自盡地主情誼。乃即就
卓家為宴客地。預為安排。兩家精華。一齊搬出。鋪設得非常華美。然後具東請客。首為
司馬相如。次為縣令王吉。外此為地方紳富。差不多有百餘人。王吉聞信。自喜得計。立

即至都亭密告相如。叫他如此如此。

總算玉女於成

相如大悅。依計施行。待至王吉別去。方將

行李中的貴重衣服。攜取出來。最值錢的是一件鵲鵲裘。正好乘寒穿着。出些風頭。餘

如冠履等皆更換一新。專待王吉再至。好與同行。俄而縣中復派到車騎僕役。歸他使

喚。充作騶從。又俄而卓家使至。敦促赴席。相如尚託詞有病。未便應召。及至使人往返

兩次。纔見王吉復來。且笑且語。攜手登車。從騎一擁而去。到了卓家門首。卓王孫程鄭

與一班陪客。統皆佇候。見了王吉下車。便一齊趨集。來迎貴客。相如又故意延挨。直至

卓王孫等車前迎謁。方緩緩的起身走下。

描摹得妙

大眾仰望丰采。果然是雍容大雅。文采

風流。當即延入大廳。延他上坐。王吉從後趨入。顧衆與語道。司馬公尚不願蒞宴。總算

有我情面。纔肯到此。相如即接入道。孱軀多病。不慣應酬。自到貴地以來。惟探望邑尊

一次。此外未曾訪友。還乞諸君原諒。卓王孫等滿口恭維。無非說是大駕辱臨。有光陋室

等語。未幾。即請令入席。相如也不推辭。便坐首位。王吉以下。挨次坐定。卓王孫程鄭兩人

並在末座相陪。餘若騶從等。俱在外廂。亦有盛養相待。不消多敘。那大廳裏面的筵席。

真個是山珍海味。無美不收。約莫飲了一兩個時辰。賓主俱有三分酒意。王吉顧相如

道。君素善彈琴。何不一勞費手。使僕等領教一二。相如尚有難色。卓王孫起語道。舍下

却有古琴。願聽司馬公一奏。王吉道。不必不必。司馬公琴劍隨身。我看他車上帶有琴

囊可即取來。左右聞言。便出外取琴。須臾攜至。

當是特由王吉接受。奉交相如。都是相

地帶來。

如不好再辭。乃撫琴調絃。彈出聲來。這琴名為綠綺琴。係相如所素弄。憑着那多年熟手。按指成聲。自然雅韻鏗鏘。抑揚有致。大眾齊聲喝采。無不稱賞。恐未免對牛彈琴。正在一彈再鼓。忽聞屏後有環珮聲。即由相如留心窺着。天緣輻湊。巧巧打了一個照面。引得相如目迷心醉。意蕩神馳。究竟屏後立着何人。原來是卓王孫女卓文君。文君年纔十七。生得聰明伶俐。妖冶風流。琴棋書畫。件件皆精。不幸嫁了一夫。為歡未久。即悲死別。二八紅顏。怎堪經此慘劇。不得已回到母家。養居度日。此時聞得外堂上客。乃是華貴少年。已覺得搖動芳心。情不自主。當即緩步出來。潛立屏後。方思舉頭外望。又聽得琴聲入耳。音律雙諧。不由的探出嬌容。偷窺貴客。適被相如瞧見。果然是個絕世尤物。比眾不同。便即變動指法。彈成一套鳳求凰曲。借那絃上宮商。度送心中詩意。文君是個解人。側耳靜聽。一聲聲的寓着情詞。詞云。

鳳兮鳳兮歸故鄉。遨遊四海求其凰。有一艷女在此堂。室邇人遐。毒我腸。何由交接為鴛鴦。鳳兮鳳兮從凰栖。得托子尾永為妃。交情通體必和諧。中夜相從。別有誰。

彈到末句。劃然頓止。已而酒闌席散。客皆辭去。文君纔返入內房。不言不語。好似失去了魂魄一般。忽有一侍兒踉蹌趨入。報稱貴客為司馬相如。曾在都中。做過顯官。年輕

才美擇偶甚奇。所以至今尚無妻室。目下告假旋里。路經此地。由縣令留玩數天。不久便要回去了。文君不禁失聲道。他就要回去麼。

情急如繪

侍兒本由相如從人奉相如

命。厚給金銀。使通殷勤。所以入告文君。用言探試。及見文君語急情深。就進一層說道。

似小姐這般才貌。若與那貴客訂結繚羅。正是一對天成佳耦。願小姐勿可錯過。文君

竝不加嗔。還道侍兒是個知心。便與他密商良法。侍兒替他設策。竟想出一條寅夜私

奔的法子。附耳相告。文君記起琴心。原有中夜相從一語。與侍兒計謀暗合。情魔一擾。

也顧不得什麼嫌疑。什麼名節。便即草草裝束。一俟天晚。竟帶了侍兒偷出後門。趁着

夜間月色。直向都亭行去。都亭與卓家相距不過里許。頃刻間便可走到。司馬相如尚

未就寢。正在憶念文君。胡思亂想。驀聞門上有剝啄聲。即將燈光剔亮。親自開門。雙扉

一啟。有兩女魚貫進來。先入的乃是侍兒。繼進的就是日間所見的美人。一宵好事從

天降。真令相如大喜過望。忙即至文君前。鞠躬三揖。

也是一番侯門禮

文君含羞答禮。趨入內

房。惟侍兒便欲告歸。當由相如向他道謝。送出門外。轉身將門掩住。急與文君握手敘

情。燈下端詳。越加嬌豔。但看他眉如遠山。面如芙蓉。膚如凝脂。手如柔荑。低鬟弄帶。真

箇銷魂。那時也無暇多談。當即相攜入幃。成就了一段姻緣。郎貪女愛。徹夜綢繆。待至

天明。兩人起來梳洗。彼此密商。只恐卓家聞知。前來問罪。索性逃之夭夭。與文君同詣

成都去了。卓王孫失去女兒。四下我尋。並無下落。嗣探得都亭貴客。不知去向。轉至縣署訪問。亦未曾預悉。纔料到寡女文君。定隨相如私奔。家醜不宜外揚。只好擱置不提。王吉聞相如不別而行。亦知他擁艷逃歸。但本意是欲替相如作伐。好教他入贅卓家。借重富翁金帛。再向都中謀事。那知他求鳳甫就。遽效鴻飛。自思已對得住故人。也由他自去。不復追尋。

只謝媒酒本曾吃得當亦可惜

惟文君跟着相如到了成都。總道相如衣裝華美。定

有些須財產。那知他家室蕩然。只剩了幾間敝屋。僅可容身。自己又倉猝夜奔。未曾多帶金帛。但靠着隨身金飾。能值多少錢。文事已如此。悔亦無及。沒奈何拔釵沽酒。脫釧易糧。數行了好幾月。已將衣飾賣盡。甚至相如所穿的鸛鷖裘。也押與酒家。賒取新釀數斗。看核數色。歸與文君對飲。澆愁。文君見了酒肴。勉強陪飲。至問及酒肴來歷。乃由鸛鷖裘抵押得來。禁不住淚下數行。無心下箸。相如雖設詞勸慰。也覺得無限淒涼。文君見相如為己增愁。因即收淚與語道。君一寒至此。終非長策。不如再往臨邛。向兄弟處借貸錢財。方可營謀生計。相如含糊答應。到了次日。即挈文君啟程。身外已無長物。只有一琴一劍。一車一馬。尚未賣去。乃與文君一同登程。再至臨邛。先向旅店中暫憩。私探卓王孫家消息。旅店中人與相如夫婦素不相識。便直言相告道。卓女私奔。卓王孫幾乎氣死。現聞卓女家窮苦得很。曾有人往勸卓王孫。叫他分財調濟。偏卓王孫盛